

G R A H A M

G R E E N E

格林文集

—— 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 ——

安静的美國人

如果你无法逃避你不喜欢的，那就试着去勇敢面对。



格雷厄姆·格林 著
坦贝 译

海外借

T H E Q U I E T A M E R I C A 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安静的美国人

[英] 格雷厄姆·格林 著 坦贝 译

Graham Green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静的美国人 / (英) 格林 (Greene,G.) 著 ; 坦贝译 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8.3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 : The Quiet American

ISBN 978-7-5399-7974-8

I . ①安… II . ①格… ②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5111 号

THE QUIET AMERICAN by Graham Greene

Copyright © Verdant S.A., 1955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.
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2018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 : 10-2014-453 号

书 名 安静的美国人

著 者 (英) 格雷厄姆 · 格林

译 者 坦 贝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姚红成 周奥扬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64 千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974-8

定 价 5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激发个人成长

The Quiet American

亲爱的勒内与凤：

我已请求允许将这本书献给你们，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在西贡过去五年里那些快乐的夜晚，也因我颇感羞愧，在小说里擅自借用了你们公寓的地址作为我小说中一个人物的住所，还有你的名字，凤，是为了读者方便，因为这个名字简单、美好，而且容易发音，你们国家的女性名字并不都是如此。你们会发觉，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再借用其他东西，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均与越南无关。派尔、格兰杰、福勒、维戈特、乔——这些人在西贡或者河内都没有原型。泰将军已经死了：背部中弹，他们是这样说的。甚至小说里的历史事件，也至少有一件被我作了调整。举个例子，大陆酒店附近的大爆炸发生在自行车炸弹事件之前，并非之后。我对于这些细节不太在意。这是一篇小说，而不是对历史的记录，我希望这篇关于几个虚构角色的故事，可以陪你们度过西贡炎热的夜晚。

你们亲密的朋友

格雷厄姆·格林

我不喜欢被感动：因为意志受到激发；而行动
是最危险的事情；我为一些人为之事，
一些心怀不轨和不当程序的事而战栗；
我们轻易地去做这些事，出于我们可怕的责任感。

——A.H.克拉夫¹

这是新发明横行的专利年代
有的为戕害肉体而生，有的为拯救灵魂而生，
而这一切都以最好的意图为人所知。

——拜伦²

1 亚瑟·休·克拉夫 (Arthur Hugh Clough, 1819—1861), 英国诗人, 出自其诗歌《旅行之爱》(*Amours de Voyage*)。——译注 (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, 均为译注)

2 乔治·戈登·拜伦 (George Gordon Byron, 1788—1824),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, 出自其诗歌《唐璜》。

目 录

第一部 001

第二部 083

第三部 179

第四部 219

第一部

第一章

晚饭过后，我坐在卡提拿街¹的房间里等派尔。他说过“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”，一直等到午夜时分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便下楼走到街上。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：现在是二月时节，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。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，我可以看见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。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，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。

当然，我对自己说，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，但若真是如此，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——对于这些细节，他一向十分在意。当我转身回屋时，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。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，只通过这两样，我就知道她是谁了。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。

1 越南胡志明市（原西贡市）的一条繁华街道，1975年更名为同起街。——编者注

“风。”我说道—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，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，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。在她告诉我之前，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。“他不在这里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。”¹

“你不妨上楼等，”我说，“他很快就来了。”

“我可以在这里等。”

“最好别。警察会把你抓走的。”

她跟我上了楼。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、惹人生厌的玩笑，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，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。并且，说来也怪，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，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。我们走到楼梯口时，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，待我们走过去之后，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，仿佛是在合唱一般。

“她们在说什么？”

“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。”

在这间屋子里，几周之前，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，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。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。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。“这样太麻烦了。”风说道。

“这不像他。他一直是守时的人。”

我摘下领带，脱了鞋，躺在床上。风打开煤气炉，开始煮水泡茶。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。“他说过，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。”她说。

1 原文为法语。下文中斜体字皆指原文为法语，不再逐一说明。——编者注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他很喜欢你。”

“我并不稀罕。”我说。

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，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。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，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，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。我闭上眼睛，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：她是水蒸气的滋滋声，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，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，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。

“他很快就会来的。”她说道，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，我需要人安慰似的。

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。派尔为人很真诚，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哪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，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，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。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——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，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。另一方面，凤又极为无知，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，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。要跟她解释的话，那就更难了，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，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，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¹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。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。

“他还爱你吗，凤？”

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：她们在你枕边叽

1 玛格丽特公主（Princess Margaret，1930—2002），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·鲍斯-莱昂的小女儿，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妹。

叽喳喳地唱着歌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。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——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。

“他还爱吗，凤？”

她笑了，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。“爱？”——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。

“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？”她问道。

当我睁开眼睛时，她已经点燃了烟灯，托盘也准备好了。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，她皱紧眉头，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，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。

“派尔还是不抽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不。”

“你应该让他抽的，不然他不会回来的。”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：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，哪怕跑到了法国去。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，但她们根本不在乎，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。现在，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，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。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。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，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。派尔正在逐渐消逝。烟灯照射着她的脸，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，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。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：笔直的竹子，两英尺长，两头都是象牙。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，像一朵翻转的旋花，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。这会儿，凤的手腕轻轻一抖，便把烟针插

进烟斗的小洞里，顺势将鸦片引入，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，拿稳烟枪，等着我去吸。我凑过去吸上几口，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。

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，我需要好几次才行。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，脖子贴在皮枕上，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。

我说：“你知道，说真的，事情如白昼一般，清清楚楚。派尔知道，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，他并不想打扰到我。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。”

烟针插进去后，我抽了第二袋烟。然后我放下烟枪，说道：“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。”我喝了口茶，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。“当你离开我之后，”我说，“幸运的是，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。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。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。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，凤。”

“但是他会娶我的，”她说道，“很快。”

“当然，那是另一回事儿了。”

“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？”

“好。”

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，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，但我知道，抽过四袋烟后，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。当然，她躺在床上，大腿紧贴着我，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——她总是仰面而卧。我想的是，当我早上醒来时，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。“派尔不会来了，”我说道，“留在这

里，风。”她将烟枪伸给我，并摇了摇头。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，她在或者不在，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。

“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我说。

“他去见泰将军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告诉我，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，就不会到这里来。”

“别担心。他会来的。再给我来一袋烟吧。”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，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妹妹……”然后是什么来着？

悠闲地相爱，

相爱或者老死

在你同样的国土里。

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。“船只，就爱四处漂泊。¹”我想，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，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，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。在北方的运河旁，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，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，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。

1 出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（Baudelaire，1821—1867）诗歌《遨游》。——编者注